

我与古桥

○ 张运彬

工作8年,换了3个环境,印象最深的还是从事乡镇会计那段苦乐相间的日子。

从学校毕业,接纳我的是一个叫“古桥”的乡,人们习惯把它叫苦桥。与留城的同学相比,我多了一份寒酸,少了一份从容,以至到县城开会连会议餐都不吃就逃之夭夭。

乡政府是一栋老式平房,是县财政拨款专款修的,和着周围供销社、信用社、邮电所组成农村最普通的建筑格调。没有市场,一切都很平静,连早上几个菜农的小菜也是在轻轻的吆喝声中兜售的。当时的古桥好像一只患宿疾食欲不振的小狗,而初来乍到将要在这里栖息的我,心情犹如当地农民的盖瓦一般灰黯。

接手工作时,上届会计给我留下两个银行账户,合计48.6元,我怀疑户头上是否少了几个零,因为当时我兜里还揣着母亲给我的伍拾元大钞呢。一个月后我了解到古桥乡除了一些农业税、屠宰税外,工商各税少得可怜。几百号财政供给人员守着全额返还的农业税和定额补助过日,而支出结构简单到除

了发工资和民政补助外,就是修堤堰打井那点事了。

工作单调,使我百无聊赖。这时,老所长把我要到他所驻的村。从此,无论天晴下雨,常常被老所长揪着下村。我曾经很厌烦这个精明、矮小而倔强的老头。穷山沟有什么好干的?一次下村,我问老所长在这地方呆了多久,老所长伸出三个指头。

“3年?”

“不,30年了。”老所长面带微笑,额上几只“蚯蚓”在蠕动。我倏地一惊,30年,比我年龄还长10年。老所长指着一口50亩水面的水库说,这是他负责修建的,政府只花了5000元,其余全部是群众折物投资、折劳投资,解决了几百亩旱田的灌溉,每年还提供近万元特产税。一路上,老所长谈兴颇高,说这十几年修了多少山坪塘,发展了几十匹坡的板栗和柑桔,建了乡酒厂,推倒了所有村小的篱笆墙。“今后我们果园发展了,养殖业起步了,农民富了,财政也就好过了。”我静静地听着老所长朴实而具有感召力的话,心底泛起一丝微

澜,真的看到眼前一片春华秋实。

也许是受了老所长的影响,我忽然觉得有很多事要做。买回自学书籍准备自考,草拟了改善财政收支状况的建议,交给老所长。闲暇,步入田园,竟发现这儿有许多平凡而感人的景致:山禽聒聒,细犬嘹嘹,溪流淙淙,草木葱葱。当时的感觉就如一个孩童对继母从不能容忍到心灵交融和朝夕相伴。我的工作也从这时有很大起色,一些好的建议常被领导采纳,业余还写通讯报道,充实平凡的生活。我想起一位哲人所说的:人生最有趣的事情就是送旧迎新。因为人类最高的欲求,是在时时创造新生活。是的,生命的方式只有两种:腐烂和燃烧。

现在我到了县财政局工作,但常回古桥。如今,县里筹集近3亿元资金投入公路基础设施建设,全县主干道及30个乡镇形成水泥路和柏油路交错的公路网。路通财通,经济发展了。古桥已不再是“苦桥”了。

(作者单位:重庆市荣昌县财政局)

细品人生一道茶

○ 刘福先

1988年7月,我从财校毕业,回到了阔别两年的家乡。在期盼与焦虑中度过了一个月之后,终于接到了姗姗来迟的分配通知书,报到单位是江西省宜春地区财政局。

作为一个普通中专毕业生,在既没有托熟人通关节走后门,又无需求爷爷告奶奶破费钱财的情况下,能够分到地区一级单位工作,我感到十分庆幸,父亲更是为我高兴。

就象当初我考上财校一样,这次去

单位报到,父亲也执意要送我一程。也许是父亲怕我独身远行,没人照应;也许是父亲要用他殷殷关切的目光看着我人生之舟起锚远航。

说来也巧,在吉安市换乘开往宜春的班车的时候,遇到了班上的一位同学,从他口里得知,分配远不是那么回事:通知书上虽然是写到地区财政局报到,但并不就是分配到地区财政局工作,而是到地区财政局开介绍信,再由地区财政局往县市和基层乡镇分。“不过,如果那